

史記菁華錄卷五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初叙得落落不以貲為騎郎事孝文帝

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以文帝之賢而猶是

會則一無可見人之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始請未授且

帝慎重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二句戒令今可施行也

此句導其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則前之所言為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秦漢事亦多又注文帝稱善此篇數用久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蓋謁者令乃

從行登虎園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因觀虎園遂稽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實

賴虎園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法長句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

此後又著許多問寫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亦大見得是乃詔釋之拜嗇夫

為上林令今又在尉之上故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發問妙從

算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

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後此二人作喻只取易見其豈數此嗇夫諛

藉口于彼輩

利口者鐵索

是謂之謂虎

園嗇夫以禽

獸簿為職當

對詳明洵

為才吏豈得

以口口斥之

周勃不能對

刑金錢戲猶

謂別有主者

上林尉豈得

藉口于彼輩

耶按張釋之始進即言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以此乘徐行又問秦之敝具以質言蓋其胸中獨有一腔筆薄從忠矯枉過正之旨故于不當拜喬夫處循事發揮痛言秦之敝尚文無實測隱消亡論救時之爲論而不惜以一夫之進退係天下之盛衰也須深觀其立意不當泥其言詞秦承秦後陵寢威極前古文帝感釋之言後遂成薄葬之令其

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

以下方是移風易俗大主見然已難却來龍矣蓋如謂上林尉不能對者為有惻隱之實此固

三尺童子更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

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起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

口辯而無其實

拜一嗇夫有何奇正恐相煽成風耳此誠至論

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

統言之不止

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

聖主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具以質言

閭陵遲立崩之語默動于中故又詳問而令其極言之

至官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

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

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冠冕謝曰教兒子不謹

細書此節見西京家法之嚴如此而釋之風力藉以益顯薄太后

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

文帝賞釋之舊矣至是始云奇之見脫穎而出實在此處

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

漢帝立一年為陵霸陵即文帝山陵以近霸水名之居北臨厠是時

慎夫人從

邯鄲人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

因懷生離旋念死別念因死別意慘悽悲懷

寫得最入情

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

石為槨用紵絮斷陳絮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

者雖錮南山猶有却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數語大得黃老之精透極達極文帝稱

所利益於當

時者多矣文

義與雅門鼓

瑟相似而此

更哀之以正

也

預憂發塚之

禍欲為石柳

以錮之痴想

亦哀思

先正謂廷尉

爭犯蹕事至

云方其時使

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後半篇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

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重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

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只是案牘供詞瑣屑明淨而簡廷尉奏當當字與律相符之謂

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兩怒特以怒字寫釋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今他

馬固不敗傷我乎三馬字如貫珠而廷尉乃當之罰金語不完妙蓋語不完而神情躍如若

也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名律

萬世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欲文勢抑揚以盡其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妙在至確唯陛下察之良久良久

久之其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五環兩字連寫無捕得文帝怒下

廷尉此先伏一怒字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律二句亦必換過古

草草人真不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

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其言與前又不同看他怒是釋之免冠頓首謝

曰亦加法如是足也持論益奇且罪等然以順逆為差此順逆為差真今盜宗廟

在外君命有

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詞氣斟酌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意謂發掘陵寢陛下

所不受同意
不覺言之太
烈斯輕重失
宜耳勿以辭
害意可也
罪等以順逆
為差謂如雨
人所犯之罪
相等又當按
其情盜宗廟
器物者尚無
得罪於神靈
其情順盜長
陵壞土者直
故震驚乎體
魄其情逆故
同一盜而又
當原情以差
等重輕此制
律之精意也
雖然論情於
方制律之時
則可若律既
畫一而又參
之以情則舞
文之吏可以
意為輕者亦
可以意為重

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慎重如此得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此數

語極濃郁中有極感慨在內蓋釋之以入賞為郎迴翔十年無所知名至是已脫穎而出然必得熟舊大臣延結而後天下稱之也後文帝崩景帝立

釋之恐稱病欲免去公門故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二欲字寫意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如此補寫王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提筆嘗召居廷中

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試加老人字吾襪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襪此處似黃

房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

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此處又似侯生

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耳太史好奇故必寫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待信陵君事

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與景帝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

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有比子大為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叙起無一閑字入他手則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唐每

稱先人故必伏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呼起妙以父老起以年

此筆最有味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

而奇請他比
將不勝言此
條例之所以
日繁也論法
者尚慎旃哉

馮唐傳只論
將一段卓絕
千古遂為立
傳而當其白
首即署以前
無可表見特
將大父與父
兩次遷徙寫
出一裡謫然
忠孝家風便
令人阻玩不
已文章之神
妙良非宋子
京一流漫然
刪潤自謂簡
核者所能夢
見也

古人偶然酬
對之文機局
靈警照應精
嚴雖使後人
執管為之推

李齊之賢

馮公祖父關照無不入扣

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父知之乎

語意深婉便知胸中有憂

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引入閑上曰何以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

言必稱先忠孝之意可掬

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

必字字應善趙

將李齊知其為人也

此亦約舉其詞當時必更詳悉所以文帝深悅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

描寫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

吾豈憂匈奴哉

凡史公描寫太息神情處必有遠致唐曰主

臣

惶懼之意以其言直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

曰聖主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

其言如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

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

凡叙事必當補者插

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

此段洋洋纔

一篇極跪而推轂曰聞以內者寡人制之聞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重而奏之此非虛言也

一轉幹入大父言

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凡久出之軍即有軍市

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

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

詳寫李牧戰功所以

鼓盡日有不
能及者如武
侯隆中之對
語及馮公此
段議論摘來
便是絕妙古
文晉唐以下
詞音寡矣文
雅兩漢虛
語哉登壇語
請言項王之
為人云云
初文法最
奇功臣列侯
所以鮮得自
完馮公此論
雖為魏尚言
之實救時之
良藥也至景
氏之間綱益
密矣史公備
引之而再言
其有深矣所
觀馮公論將
之言殊有大

極為歎動處 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憾遷之聽讒而并微其所出與齊威王叱
定不可少 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
聞魏尚為雲中守是馮唐陳言根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
客軍吏舍人軍租為公費又別出私錢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
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以上言魏尚已事至此畧頓住不說完夫士卒盡家人子起
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
之冒功誠不可縱妙在說得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二語參差相匹言大將之賞
極偏枯極辛若入情令人憤悵可憾也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遙接所殺坐上功首
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方實語正面回視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
李牧勿能用也只用一句應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悅是日一字令馮唐持
節赦魏尚即使馮唐又妙見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
士結完唐傳然特詳著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
九十餘不能復為官有餘惜亦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特與
之子相配 咸章法

臣識畧而不
竟其用篇末
累累綴言絕
有概想深情
贊語不十分
着急徒取立
心之公合嘆
之亦有自悼
之微情焉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

二語各指一事而意重在全句

馮公之論將率

師同

有味哉有

味哉

贊語亦妙而不盡

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

獨指周勃東陽魏尚一事取其相配

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何以云張馮列傳子長有自悼之微情也曰漢初文法雖嚴而上下之情易達往

往有觸禁抵網之餘局外數言轉圜立見故蕭何入獄王衛尉得以陳言雍齒見

仇張留侯為之陰釋下至壺關三老得明太子之冤魯國朱家亦解逋臣之厄誠

以當局者難為說而納牖者易為功也方史遷為李陵進說之時與馮唐稱魏尚

何異乃一言未察刑禍隨之而遷可為陵明心迹誰復為遷頌隱情此無他顧忌

既多偏陂頓極而市道之交轉相懲戒而莫之非也故於贊中特撮出釋之稱長

者馮唐之論將率嘆其稱誦朋友為王道公平可謂極慨想之深情盡揄揚之能

事者矣

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守舍以待賓客

舍客長桑君過扁鵲

獨奇之

神常謹遇之

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人

寫兩人相視莫逆處不用幻辭語而已入

夢藝有應有
不應離奇
奇可賞可憐
但覺與會淋
漓而不暇致
詰其所以然
之故真千年
絕調也

神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加此二字更有情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

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此等事入唐人手便成文章三十日當知

物矣而語深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何等幻又扁鵲以其言

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隔牆見物以視此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總挈靈奇

語益為醫或在齊或在趙二句總括始末在趙者名扁鵲始點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

族弱閑句亦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此句俱從強弱句生來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

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於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一句答完昔秦鏗然有韻

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此段幻極不可寤之曰告公孫支與子與曰吾之帝所甚樂

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章法呼應自成一篇小文字左氏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

世不安其後將霸未死而老說得整綴而不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語妙若

亂宣淫則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

穀而歸縱淫此予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虛虛實實

簡居二日半應不出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章法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無端夢藝却說得如此興會又在有一熊欲援

扁鵲治親太子一事當是實錄故叙其問答之詳病源之流治之方畧以至前有中庶子之辨折後有生死人之傳聞無不如掌上螺紋細細寫出他若簡子夢遊之荒怪桓侯諱疾之餘文皆借作一篇結構所以助文章之波瀾當分別觀也

我帝命我射之中熊死

不必有微應而大與事皆可喜

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熊死帝甚喜賜我二

筭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

世衰

法章

七世而亡嬴姓將大

此所謂晉國者通趙而謂晉國者通趙

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

也

此則趙亡之讖舊註皆誤指秦二世而亡亦可

董安於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

田四萬畝

扁鵲名醫而首段顧類卜筮者言亦奇

其後扁鵲過號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公門下

趙齊之外別

插號事按虞號之滅在晉獻公之時至趙簡子死號亡久矣此必有誤也

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

禱求生是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死未收時事

中害

有此數語上方倒插喜方者三字此文密處

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

急故暴蹙而死

論亦明白故扁鵲聞言即知其病之狀

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

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

從容之中自具驚人意態寫來入神

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

妙然中庶子曰先生得毋誕之乎何

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

又應喜方本願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

飲散之屬鑿石

橋引案杭毒熨

針砭之屬

一撥見病之應

正是洞見

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

搦髓腦揲荒爪幕滌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

皆神醫剖割
療治手段其
言古雅當以
意會不必求
甚解也
越人論病只
宗主陰陽二
字便是起絕
一世之解詳
味其理即可
通于太極圖
說及算學律
歷之文也勿
僅以方伎待
之

醫經神語每
苦于數見不
鮮又問眩難
解經太史筆
轉成精華與
衍之文即豈

可見自知藝薄亦非
謂太子必不可生也
不能若是而欲生之
曾不可以告咳嬰之
兒終日詞氣未畢
轉有風神扁

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却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名

聽聲寫形此六字至精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應陽陰急之急

非空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正也言病應至近非若千里之遙速難微不可以偏曲之見泥

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

也可謂知病之所在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瞑舌擡然而不下只此等數句似褚少孫累

墨耳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

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亦與未嘗得望見精光二句相應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

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語勢連綿寫得哀迫之情如畫言未卒因噓唏服

臆魂精池橫流涕長潛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此等筆墨褚少孫固不能為史遷亦不甚似疑古史

舊文史遷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魔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中經維絡動

胃而脈別下於三焦膀胱是陽入陰之正義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

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絡此即死狀先提

之狀精與辨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此即死狀先提

但市肆券籍
點綴而成妙
文哉
號太子之死
而致生之者
也齊桓侯之
生而致死之
者也致生者
越人之功致
死者非越人
之咎兩事連
寫警醒憤憤
多矣
發法古有之
但今有矣
嘗聞疾自內
而達者在太
而難治疾自
外而感者在
標而易攻今
扁鵲視桓侯
之疾由外而
入于內而當
其感于腠理
血脈不覺其
患苦之形何
也恐亦寓十
九言非如號

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支直節蘭橫節胆臟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

故知其不死只在凡陰陽順逆中辨之

此數事皆五藏鑿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

取字有庖丁解牛之妙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

子揚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取者引之使出於陰中也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

之熨以八減之齊

劑和煮之

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

四字胃二句但服之湯藥在內

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

謂生已死之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

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括破真諦醫工所不肯道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

當趙簡子之時齊亦無桓侯此

皆傳寫之誤

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

皮肉交會處

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

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

非桓侯悞傲實此輩良多故悞之耳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

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變化亦人情

後五日扁鵲復

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

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

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之醪所及也其在髓骨雖司命無奈之何

吾知此時桓侯猶以為危言劫

之故漠然尚不以為意

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

桓侯遂死使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

此語通乎治術寓意甚深不僅

太子之實事
成文也歟
舊註以下所
病作瘵病解
同膠而重得
陽以為下所
病言所短借
上句病字言
之亦未微愚
謂句中既有
疾字則二病
字並非正言
猶云人之所
患患在疾病
多而醫之所
患患在治病
之道少耳
治于意當時
自有其詔問
奏對之書太
史因取而刪
潤之以為列
傳此亦古文
家一體也然
此等文字全
在自出手眼
刪潤得妙便

為醫學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此承人之所病病驕

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特以此終桓侯病事意重驕恣不論于

下遂類言之亦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

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

貴婦人即為帶下醫市名耶漁利耶此中頗開後人方便之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

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

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此一禍也豈不從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官名臨菑人也里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

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官名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悲以禁方予之

若不盡去其故方亦不足傳也此有英雄作用非苟然者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法嫌疑定可

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得

落拓有趣味方術或人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告言刑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

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此自為縶繫附傳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

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

有黠鐵成金之譽若宋子京輩徒知減字換字則大非作手也倉公即名醫然以天子而總總詔問極其瑣屑殊覺無謂意者當時史公既立天官卜筮等傳欲為醫方立傳而不得其詳故請詔存問俾其更端陳奏以為立傳之據既見其奏書古雅因即裁翦成文而復取春秋時之扁鵲以附益其前耶先輩未嘗有論及者特附鄙見于此以俟智者折衷焉奏對中

平

此文可以單傳持重意傳見耳

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哀憫雖欲

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

纏綿沈痛

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

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文帝真聖王後世有以女子上書感當中者乎

意家居詔召問所

為治病生死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

先挈其大旨再叙詔書

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漢文

爾雅繁而不可愛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學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竟用制策體或一篇妙文自意少時喜

醫學。

奇甚

醫學方試之多不驗者。

從方伎所長說入

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

受學。

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

補前文語尤妙

慶有古先道遺

傳黃帝扁鵲之脈書。

答有

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其精我家

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

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

以下七種皆當時所受之書今或傳或不傳不必強為之說也

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

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旋讀旋解

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不但驗之而術且精良今

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時文帝後三年言盡今年則為三十九歲古人論齒必終年乃謂增一歲也

以後備列醫案無甚峻潔俱不錄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侯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一篇骨子陡插於此奇甚孝文時嬰為吳

相病免豫伏薄其官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即孝景

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昆弟燕飲者益用家人禮故嬰亦得侍宴是時尚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

後傳梁王原只作閑話頭然此一段已伏諸竇無如嬰賢之根本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妙如蜀之者然天下有

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其辭正而少回護魏其生平大畧可見太后由

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關處極有身分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

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起自哀哀獨斷有身分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

不足任久屈而氣不哀有身分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以天下委之並非出於私恩王孫甯可以

讓耶以薄其官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哀盜樂布諸名家在家者進

之甫得進位即推賢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為用金無入家者魏其不必

果以軍功進特於處處實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三句

設色所以極寓魏其也實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三句

明明謂嬰之得侯以奮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帶位賓客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

能如此宛轉

古雅奇絕千

古自此以下

詳答受學幾

何歲及嘗有

所驗之總直

叙魏其事煩

看其段段與

武安針鋒相

對豫為占地

步處

田盼藉太后

之勢以得侯

魏其誅太后

之私以去位

此一大異也

田盼貴幸鎮

撫多賓客之

謀魏其賜環

授身赴國家

之難此二大

異也田盼居

丞相之位不

肯誅于其兄

魏其受大將

之權必先進

乎其友此三

大異也田盼

述

明

之狗馬玩好徧徵郡國而未厭其心魏其之賜金千斤盡陳廊廡而不私于已此四夫異也魏其以極諫謝病賓客說之莫求田蚡以怙勢見疎人主麾之不去凡此五大異皆史公着意推較魏其以深致痛惜之情而田蚡之不值一錢亦俱於反照處見之矣魏其賢侯也惟其賢侯也利關頭固而怨為所動而不能自持又欲竭激為高或過於正

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魏其之盛至此為極又特引以孝景四年立栗太子

栗姬之子以母姓名之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亦必為魏

其謝病至此凡三以病免皆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又

賓客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初無異論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

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此四句並非貴望魏其仗節死

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此三句是其不能相提而論雙承是自明揚主上

之過有如兩官自親引過正旨將軍則妻子毋類矣只如慮失俗情要之魏其魏其侯然之乃遂

起朝請如故此後魏其桃侯免相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

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景帝言條侯快快魏其沾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

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沾自喜皆切中二人之病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即從魏方威蚡為諸

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特先寫其底裡為後之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

為太中大夫蚡辨有口此語直至東朝辨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

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此非寫田蚡之功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

此正景帝所謂多易者合傳曲直了然易辨然吾不能不責備于魏其也魏其以外戚名臣喜士好客當吳楚告警之際少者軍功及嗣君初政之年猶資愛立一有不合抑亦可以止矣乃屢欲出沒于災涼之隊飽嘗夫勢利之情反已難堪責人太甚又與使酒尚氣之灌夫共事則未有不載胥及溺者矣蓋實田一傳事緒雖多約而論之不過為勢利所驅而已

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徒以椒房之故得侯與魏其監齊趙兵破七國對看武安侯新欲用事

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同一好客進賢用兩欲字

大建元元年孝武朝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籍福亦鉅野侯

調人兼亦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知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深明世故

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其意似為魏其地若作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曉人

當如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不能明言于上而惟于私呢於是乃以

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此番有大見識其意正

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益見其人品之高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

眾亦且毀君侯此明指田蚡或以善人指蚡惡人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

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合叙一段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

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興太平一段是昭然必

已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此句是主應上文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

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明應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

王臧等總叙筆力甚大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悅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